

略談《大寶積經》

／高明道

傳統的佛教契經往往不是單行流通的，而是編集成套的。這些叢書當中，在目前臺灣佛教的巨變環境，大家最熟悉的一一起碼對其名稱來說——可能就是「四部阿含」或「五部尼柯耶」。至於大乘的集子，除開蔡耀明教授專攻的《大般若經》之外，則顯得冷門。其實，不管是從聖典歷史、文學成就、思想內容或實踐意義來看，摩訶衍的經集值得注意。在此僅以《大寶積經》為例，簡約介紹釋氏典籍一種較受忽視的類型。

針對所謂《大寶積經》，宋東京法雲禪寺住持惟白的《大藏經綱目指要錄》卷第二下說：「其所標題者，以如來坐大妙寶蓮花座，十億摩尼寶及無量寶以為莊嚴，所說法要亦如摩尼大寶，瑩淨圓明，又聚其多會，成此一部聖典，故約義、約喻立題耳。」這等於用內容配合經題的文字，希望能給書名一個合理的解釋。接著，惟白又以「簡小」、「眾愛」、「廣多」、「貫穿」分別替「大」、「寶」、「積」、「經」等四字下定義，僅單純從字面上的意思切入，並未進一步涉及經文本身。

《大寶積經》怎麼傳到中國來？古籍上談到兩個因緣，一個不成功，一個圓滿。前者跟玄奘有關。據《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麟德元年春正月朔一日，翻經大德及玉華寺眾慇懃啓請翻《大寶積經》。法師見眾情專至俛仰，翻數行訖，便攝梵本停住，告眾曰：『此經部軸與《大般若》同。玄奘自量氣力，不復辦此。死期已至，勢非除遠。今欲往蘭芝等谷，禮拜辭俱胝佛像。』於是與門人同出。僧眾相顧，莫不潸然。禮訖還寺，專精行道，遂絕翻譯。」

這件事在《開元釋教錄》第九卷菩提流志傳裡也有記載，情節大同小異，說：「往者貞觀中，玄奘法師往遊印度，將梵本還，於弘福寺譯《大菩薩藏經》，即是《寶積》第十二之一會。後於玉華宮寺翻《大般若》竟，諸德慇懃請翻《寶積》。奘法師云：『譯《寶積》之功不謝於《般若》。余生涯已窮，恐不終其事。』固請不已，遂啓夾譯之。可得數行，乃嗟歎曰：『此經與此土群生未有緣矣！余氣力衰竭，不能辦也。』因而遂輟。」

照這兩分資料，玄奘本來可以將《大寶積經》翻成中文，只是年紀、體力不允許而已。譯經條件圓滿具足，則要等到菩提流志來華：「流志來日，復齋其梵本。和帝命志續奘餘功，遂廣鳩碩德，并召名儒。尋繹舊翻之經，考校新來之夾。上代譯者，勘同即附；昔來未出，案本具翻；兼復舊義擁迷，詳文重譯。始乎神龍二年丙午創筵，迄于睿宗先天二年癸丑畢席。」依照《開元釋教錄》第九卷這則記載，《大寶積經》是在西元 706 年 1 月 19 日至 714 年 1 月 20 日間逐譯、編集的。

強調「逐譯、編集」，是因為譯文的一部分才算新翻，另一部分則沿用舊譯。如《開元釋教錄》第十一卷所謂：「此經新舊、重單合譯，共四十九會，合成一部：新舊共二十會單本，新舊共二十九會重譯。於中二十六會，大唐三藏菩提流志新譯；二十三會古譯及唐舊譯，菩提流志勘梵本同，編入會次。」可知，《大寶積經》的「會」——也就是組成大經的個別契經——並非統一出自某譯師（或某譯

師領導的翻譯團體)之手。

各會標題、卷次、譯者與譯本狀況大約如下：

《三律儀會》 卷第一至卷第三

大唐三藏法師菩提流志奉詔譯

新譯重本，與舊《大方廣三戒經》同本異譯。

《無邊莊嚴會》 卷第四至卷第七

大唐三藏菩提流志奉詔譯

新譯單本。

《密跡金剛力士會》 卷第八至卷第十四

西晉三藏竺法護奉詔譯

舊譯單本。

《淨居天子會》 卷第十五至卷第十六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舊譯單本。本名《菩薩說夢經》，新改名《淨居天子會》。

《無量壽如來會》 卷第十七至卷第十八

大唐三藏菩提流志奉詔譯

右新譯重本，與舊《無量清淨平等覺》、《大阿彌陀》、《無量壽經》等同本異譯。

《不動如來會》 卷第十九至卷第二十

大唐三藏菩提流志奉詔譯

右新譯重本，與舊《阿 佛國經》等同本異譯。

《被甲莊嚴會》 卷第二十一至卷第二十五

大唐三藏菩提流志奉詔譯

新譯單本。

《法界體性無分別會》 卷第二十六至卷第二十七

梁三藏法師曼陀羅譯

舊譯重本，與姚秦童壽所譯《法界體性經》同本異譯。

《大乘十法會》 卷第二十八

元魏三藏法師佛陀扇多譯

舊譯重本，與梁眾鎧所譯《大乘十法經》同本異譯。

《文殊師利普門會》 卷第二十九

大唐三藏菩提流志奉詔譯

新譯重本，與舊《普門品經》等同本異譯。

《出現光明會》 卷第三十至卷第三十四

大唐三藏菩提流志奉詔譯

新譯單本。

《菩薩藏會》 卷第三十五至卷第五十四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唐舊譯單本。

《佛爲阿難說處胎會》 卷第五十五

大唐三藏菩提流志奉詔譯

新譯重本，與舊《胞胎經》同本異譯。

《佛說入胎藏會》 卷第五十六至卷第五十七

大唐三藏義淨譯

唐舊譯單本。

《文殊師利授記會》 卷第五十八至卷第六十

大唐于闐三藏實叉難陀譯

唐舊譯重本，與舊《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同本異譯。

《菩薩見實會》 卷第六十一至卷第七十六

北齊三藏那連提耶舍譯

舊譯單本。

《富樓那會》 卷第七十七至卷第七十九

後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舊譯重本。本名《菩薩藏經》，亦名《大悲心經》，與西晉竺法護所譯《菩薩藏經》同本異譯。

《護國菩薩會》 卷第八十至卷第八十一

隋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舊譯單本。

《郁伽長者會》 卷第八十二

曹魏三藏法師康僧鎧譯

舊譯重本，與《法鏡經》及《郁伽羅越問菩薩行經》等同本異譯。

《無盡伏藏會》 卷第八十三至卷第八十四

大唐三藏菩提流志奉詔譯

新譯單本。

《授幻師跋陀羅記會》 卷第八十五

大唐三藏菩提流志奉詔譯

新譯重本，與舊《幻士仁賢經》同本異譯。

《大神變會》 卷第八十六至卷第八十七

大唐三藏法師菩提流志奉詔譯

新譯單本。

《摩訶迦葉會》 卷第八十八至卷第八十九

元魏優禪尼國王子月婆首那譯

舊譯單本。

《優波離會》 卷第九十

大唐三藏菩提流志奉詔譯

新譯重本，與舊《決定毘尼經》同本異譯。

《發勝志樂會》 卷第九十一至卷第九十二
三藏法師菩提流志奉詔譯

新譯重本，與舊《發覺淨心經》同本異譯。

《善臂菩薩會》 卷第九十三至卷第九十四
後秦三藏法師羅什譯

舊譯單本。

《善順菩薩會》 卷第九十五
大唐三藏法師菩提流志奉詔譯

新譯單本。

《勤授長者會》 卷第九十六
大唐三藏法師菩提流志奉詔譯

新譯單本。

《優陀延王會》 卷第九十七
大唐三藏菩提流志奉詔譯

新譯重本，與舊《優填王經》同本異譯。

《妙慧童女會》 卷第九十八
大唐三藏法師菩提流志奉詔譯

新譯重本，與舊兩譯《須摩提經》及流志先譯《妙慧童女經》同本異譯。

《恆河上優婆夷會》 卷第九十八
大唐三藏菩提流志奉詔譯

新譯單本。

《無畏德菩薩會》 卷第九十九
元魏三藏法師佛陀扇多譯

舊譯重本，與《阿闍世王女阿術達菩薩經》等同本異譯。

《無垢施菩薩應辯會》 卷第一百
西晉居士聶道真譯

舊譯重本，與《離垢施女經》及《得無垢女經》同本異譯。

《功德寶花敷菩薩會》 卷第一百零一
大唐三藏菩提流志奉詔譯

新譯單本。

《善德天子會》 卷第一百零一
大唐三藏菩提流志奉詔譯

新譯重本，與流志先譯《文殊師利所說不思議佛境界經》同本異譯。

《第三十六善住意天子會》 卷第一百零二至卷第一百零五
隋三藏達摩笈多譯

舊譯重本，與《如幻三昧經》及《聖善住意經》等同本異譯。

《阿闍世王子會》 卷第一百零六
大唐三藏菩提流志奉詔譯

新譯重本，與舊《太子刷護》、《太子和休》二經同本異譯。

《大乘方便會》 卷第一百零六至卷第一百零八

東晉天竺居士竺難提譯

舊譯重本，與《慧上菩薩問大善權經》等同本異譯。

《賢護長者會》 卷第一百零九至卷第一百一十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舊譯重本。本名《移識經》，新改名《賢護長者會》，與《顯識經》同本異譯。

《淨信童女會》 卷第一百一十一

大唐三藏菩提流志奉詔譯

新譯單本。

《彌勒菩薩問八法會》 卷第一百一十一

元魏三藏菩提留支譯

舊譯重本。本名《彌勒菩薩所問經》，與《大乘方等要慧經》同本異譯。

《彌勒菩薩所問會》 卷第一百一十一

大唐三藏菩提流志譯

新譯重本，與舊《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等同本異譯。

《普明菩薩會》 卷第一百一十二

失譯附秦錄勘同編入

舊譯重本。是舊單卷《大寶積經》，新改名《普明菩薩會》，與《摩訶衍寶嚴》、《佛遺日摩尼寶》二經同本異譯。

《寶梁聚會》 卷第一百一十三至卷第一百一十四

北梁沙門釋道龔譯

舊譯單本。

《無盡慧菩薩會》 卷第一百一十五

大唐三藏菩提流志奉詔譯

新譯單本。

《文殊說般若會》 卷第一百一十五至卷第一百一十六

梁三藏曼陀羅仙譯

舊譯重本，與《大般若·曼殊室利分》及眾鎧所譯《文殊般若》同本異譯。

《寶髻菩薩會》 卷第一百一十七至卷第一百一十八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舊譯重本。亦名《菩薩淨行經》，與《大集·寶髻品》及康僧會所出《菩薩淨行經》同本異譯。

《勝鬘夫人會》 卷第一百一十九

大唐三藏菩提流志奉詔譯

新譯重本，與舊《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經》等同本異譯。

《廣博仙人會》 卷第一百二十

大唐三藏菩提流志奉詔

新譯重本，與舊《毘耶娑問經》同本異譯。

這些看來似乎十分清楚、整齊的資料中，其實有些細節並不是那麼確定。這個事實，古人多少也察覺到。例如《開元釋教錄》第十一卷在《淨居天子會》項下附一個注解說：「細詳文句，與竺法護經稍不相類。《長房》等錄皆云『失譯』，《法上錄》中云『竺護出』。今者且依《法上錄》定。」或如同錄《無垢施菩薩應辯會》項下注中表示：「經本題為竺法護譯者，誤也。其《離垢施女經》是竺法護譯，如後所顯。」可見，若是要研究《大寶積經》個別的會，不能一味地盲目相信宋代以後藏經裡標出的譯者。在必要的情況下，非加以考證不可。

《大寶積經》編入藏經後，自成一格，然而日本學者早已指出，從其性質來判斷，大部頭《大寶積經》裡若干會可以歸到《大正藏》的不同部類。比方說，《無邊莊嚴》、《密跡金剛力士》、《被甲莊嚴》、《出現光明》、《優波離》等會適合放到《密教部》，《菩薩見實》、《富樓那》、《大乘方便》這三會跟《本緣部》很有關係，或如《文殊說般若會》，是屬於《般若部》。這種性質重疊的例子，古人也注意到：《開元釋教錄》第十一卷在《佛說入胎藏會》項下特別說明：「此《入胎藏會》本名《佛為難陀說出家入胎經》，在《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第十一、十二卷。三藏義淨析出別行本，菩提流志勘梵本同，編入會次。既不重譯，故為單本。又與《雜寶藏經》難陀為佛逼出家緣初雖少同，後乃全異，不合以為重譯。此會及前會據其文理合入聲聞藏內，今為編入《寶積》，通在菩薩藏收。」

既然如此，《大寶積經》的內容感覺上相當雜，而一般學界的認知上該經也的確與《華嚴》不同，沒有核心思想，也沒有前後相應的順序安排。值得留意的倒是其體裁特色。四十九會當中，共有二十一會題為“parip cch”，即 P r aparip

cch 、 R trap laparip -
cch 、 Ugrapaprip cch 、 Vidyut-
pr ptaparip cch 、 Vinayavini cayop li-
parip cch 、 Sub huparip cch 、
S rataparip cch 、 V radattaparip cch 、 Udayanavatsar japarip
cch 、 Suma-
tid rik parip cch 、 Ga gottaparip -
cch 、 Vimaladattaparip cch 、 Gu aratnasa kusumitaparip cch 、
Susthitamatidevaputraparip cch 、
Si haparip cch 、 Bhadrap la re hi-
parip cch 、 D rik vimala raddh -
parip cch 、 Maitreya-a adharmapari-
p cch 、 Ak ayamatiparip cch 、 Ratnac aparip cch 、 ivy
sapari-
p cch ，另有兩會題為“pari-
p cch parivarta”，即 Sarvabud-

